

【教师素质提高理论读本丛书】

JIAO SHI SU ZHI TI GAO LI LUN DU BEN CONG SHU

马卡连柯教育名篇

MA KA LIAN KE JIAO YU MING PIAN

丛书主编：任恩刚 张卫革

本册主编：段红岩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教师素质提高理论读本丛书
AO SHI SU ZHI TI GAO LI LUN DU BEN CONG SHU

马卡连柯教育名篇

MA KA LIAN KE JIAO YU MING PIAN

丛书主编：任恩刚 张卫莘

本册主编：段红岩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卡连柯教育名篇/任恩刚,张卫苹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1

(教师素质提高理论读本)

ISBN 978-7-81115-563-1

I. 马… II. ①任…②张… III. 马卡连柯, A. S. (1888~1939)—教育理论—文集 IV. G40-095.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7624 号

书 名:教师素质理论提高读本系列(1—24 册)

责任编辑:石斌

封面设计:赵松良

出 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发 行: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32

印 张:144

字 数:3500 千字

版 期: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81115-563-1

定 价:449.00 元

前 言

马卡连柯(1888~1939, Makarenko, Anton Semiohovich) 是苏联著名的教育家,作家。1905 年从小学师资训练班毕业后开始教育生涯。1905 年起担任小学教师和校长,在 15 年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基础。他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相辅相成。他的文学创作也主要以事实和形象来说明自己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探索的意义,生动地体现了他在教育事业方面所追求的理想。

集体主义教育是马卡连柯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方面。认为通过组织健全、合理的教育集体来教育学生,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法。指出教育任务是培养集体主义者,只有在集体中、通过集体和为了集体进行教育,才能完成培养集体主义者的任务。认为不可将学生看作受训练的材料,应视他们为社会的成员、社会活动的参加者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指出前景教育在人的教育和儿童集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本书节选了马卡连柯具有代表性的教育论文和报告,有利于各位老师充实自己的教育理念,丰富自己的教育思想。

本书编写组
二〇〇八年十月

目 录



教育的目的	13
学校里学生的性格教育	25
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	31
意志、勇敢和目的性	37
我的教育观点	45
工作经验谈	81
教育方法	98
个别影响的教育方法	124
家庭教育的一般条件	154
家庭和儿童教育	164
儿童与文学	179

教育家莫名其妙了

这篇文章是马卡连柯为纪念捷而任斯基公社成立五周年而写的。他最先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外出工作队为公社五周年编辑出版的纪念集《再生》里（1932年，哈尔科夫），以后，它在苏俄教育科学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马卡连柯全集》第二卷中被收为附录，在1957年出版中改为正文。

教育家在我们苏联是最受敬重的工作者。教师的任务是最光荣的任务——为我们生活中各个部门造就许多干部。我们已经能够以我们的教育学、苏维埃教育学而引以自豪了。

但是仍然有人对于我们公社的工作觉得莫名其妙，并且还是教育家！

感到莫名其妙的并不是所有的教育家。啊，不是的！绝大多数教育家都是大胆的、敏感的、关怀一切好的创举的人。还有同样绝大多数的教育家是具有英雄气概的人，在任何情形下他们都能完成艰巨的工作，因此他们对于我们美好的事业永远也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觉得莫名其妙的又是一小撮人，极小部分的人。这一小撮人高居在奥林匹斯山上。这一小撮人是这样的人，他们连一个活人，也

许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有教育过，却杜撰了许多教育学原则。

实践不能没有理论，理论不能没有实践，但觉得莫名其妙的教育家，却以蔑视和责难的态度来对待存在着的实践，因此努力去摘自己私有的、所谓临床实习。

另一方面，被蔑视的教育实践却不得不把自己的经验和结论提高成为理论，这样，就不得不创立一种特殊的，可以说是游击式的理论。

无怪乎党中央对于我们的事业无论在理论方面或者实际方面都得操心。

我们在理论方面已弄到这种地步，如一方面在道德问题上否认任何生物学的倾向，认为一切都决定于环境和教育，但同时另一方面，却想求助反射论来进行人的一切教育，并且指望完全根据条件反射的研究来造就新人。例如，有一位类似这样的理论家对集体所下的定义是：“集体是一群行动一致的人，他们对于某种刺激发生共同的反应。这在没有一切成见的人看来，显然是关于青蛙、猿猴、软体动物、水螅，你愿意说什么就是什么的集体的定义，只不过不是关于人的集体的定义。

但在实践方面通常也并不好。无产阶级教育方针是用战斗给自己开辟了道路，它用我们的新文化响应了我们的工业的实际要求和需要，因而也就深入了生活。共产主义青年团、生产部门、军队都是教育的最好的学校，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有一些真正的阶级教育的途径通过这儿——这儿也与在学校里一样；譬如，我们成立了工厂艺徒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大量的和多种多样的训练班。这儿的工作是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的，往往没有研究透彻的理论基础，没有具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在许多错误中摸索前进，可是阶级的敏感和生活的实际要求补救了这些缺点。

但在教育本身的领域中，并没有这样有力的活生生的源流。此外，教育的领域，可以说是更细致的、更难捉摸的。而在我们的工人、青年团和党的知识分子中，仍存在着很多的教育偏见，他们把那从旧的教育理论中，从简直是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或从文学的形象和理论中所接受的东西当成真理。新的列宁的教育路线，共产主义的教育路线是跟许多敌人作紧张斗争的路线。这些敌人是：旧俄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的残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强大的影响。这些敌人到处都包围着我们，包围着新型的教育工作人员，愿意把我们的时代和革命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在实际的、真正的事业中体现出来的人。

儿童之家就是最适宜于斗争的地方。这真正是一种新型的儿童教育机关，在那里最不害怕旧的经验残余。这是儿童之家有利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方面。第一，脱离生活的学究式的理论恰好是在儿童之家中努力建立自己本身的“新的经验”；第二，儿童之家的儿童成分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差不多都是街头流浪的野孩子。因此在儿童之家工作经常是在战场上战斗。

在捷尔任斯基公社创立的时候，已经有很多认识无产阶级新的教育实践价值的同志，有很多人根据过去的经验确信有可能获得直接的巨大经验，因此公社开始比它的前驱更勇敢地生活了。正因为这样，就免不了有斗争，尤其免不了要看到不信任的态度和这些莫名其妙的耸肩。

现在公社胜利地走完了五年的路程了。目前需要谈谈我们教育经验的原则。这正是有人觉得莫名其妙的那些原则。

1927年我们来到教育界的奥林匹斯山前，提出了自己关于培养有文化的苏维埃工人的朴素理想。人们的答复是：

“有文化的工人？……可是怎样培养呢？最主要的是：怎样？”

我们阐明了自己对于教育技术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我们远离教育的大道，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已经试验成功了的。

“我们希望培养出有文化的苏维埃工人。因此，我们应当给他以教育，最好是中等教育，我们应当给他以熟练的技术，我们应当使他守纪律，他应当是在政治上有修养的并且是工人阶级、共青团员、布尔什维克的忠实的成员，我们应当培养他的义务感和荣誉感。换一句话，他应当感觉到自己的尊严和本阶级的尊严，并引以自豪，他应当感觉到自己对本阶级的义务。他应当善于服从同志也应当善于命令同志。他应当善于做一个有礼貌的、严肃的、善良的人，必要时，由于他的生活和斗争的条件，善于做一个无情的人。他应当是积极的组织者。也应当是不屈不挠的和经受锻炼的，他应当能够约束自己并且影响别人；如果他受了集体的惩罚，他应当尊重集体和尊重惩罚。他应当是快乐的、精神饱满的、紧张的、能够斗争和建设的，善于生活和热爱生活的，他应当是幸福的。他不仅在将来，而且在现在每天也应当是这样的。”

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仙们大吃一惊：

“惩罚？惩罚是用来培养奴隶的！”

“义务是资产阶级的范畴！”

“荣誉是军官的特权！！”

“这不是苏维埃的教育！！！”

这是实在的情形，我们还保存了速记稿。

我们工作了五年。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几乎都不是教育家，而是捷尔任斯基公社的社员。他们做椅子、各种器材、钻孔机，创造新的生活、新的人——他们还创造了新的苏维埃教育学。在我们的小小的地域里我们无力做出很多事情，甚至在我们小小“地域”里的经验也不让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但是我们做成的事，已经不是杂志

的篇幅所能容纳得了的。

捷尔任斯基公社在五年当中把自己的工作方法磨炼得十分精确。只是还有一点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教育的残余，直到现在仍在毒害着我们的胜利。但是连这些我们也打算在最短期间纠正过来。

捷尔任斯基公社不晓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机器制造学院的工农速成中学把我们的社员直接引导到高等工业学校，并且他不仅作为一个有准备的大学生，而且已经作为一个具有熟练技术的优秀能手进了高等工业学校。

因此，进高等工业学校，对于社员说来，并不是非进不可的。现在已经有几个社员在公社的工厂里当指导员了，他们的道路，显然就是当工厂企业的青年指挥员。

我们给社员以中等教育和高级熟练技能的同时，还培养他们多种多样的经营者和组织者所具备的品质。只要参加几次社员全体大会，你就会相信这一点了。所有关于厂内生产财务计划、工艺的程序、供给、各部门的工作、装置设备、合理化、检查定额和定价、人员的名额和质量等问题，每天都提到社员面前，不是提到一些作为旁观者的面前，而是提到一些作为管理者的面前，因为他们是不能逃避任何一个问题的，否则他们的事业到第二天就会中断了。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社员首先要拿出他们共同的力量，但这并不是不要私生活的人们力量，这不是苦行者的牺牲，这是人们合理的社会活动，他们了解公共的利益也就是个人的利益。

我们教育技术原则上的一切出发点，也是从这个共同的立场中找到的，而这个立场正是我们在许多事业（例如，在计件工资方面）的细节中所强调的。

这些原则是什么呢？

首先，如果不把教育工作特别放在个别人身上，不放在作为教

育家关怀对象的标榜一时的“个别儿童”身上，那么我们就用复杂有效的方法来影响个人。我们认为个人对个人的影响是一种狭隘的和有限的因素。

我们认为整个集体就是我们教育的对象，我们应当把有组织的教育影响针对着集体。同时我们相信，对个人的最实际的工作方式，是把个人保留在集体内，并且是这样的一种保留，要使个人认为他留在集体里是按着自己的愿望，是自愿的，其次，要使集体也是自愿地容纳这些个人。

集体是个人的教师。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实际工作是，例如，个别人犯的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样的，最好在集体作出反应以前教师不要先有什么反应，教师在公社里所以能够影响个别人，是因为他自己是集体的一个成员。

这决不是说，我们教育家和一般成人的集体领导者，只是站在一边旁观。恰恰相反，我们要时时刻刻地运用我们的思想和经验、我们的机智和意志去分析集体中各种各样的现象、希望、倾向，并且用忠告、影响、意见，有时甚至用我们的意志来帮助集体。这是一套非常复杂而紧张的工作。

但是，无论我们工作得怎样多，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宣讲教育规律的先知者。这些规律是在苏联的共同生活，特别是在我们集体的生活中发生的，而它们本身是那么令人信服，去发明比这些规律更聪明的规律已经不是我们的任务了。

由此可见，公社的教育方针概括地说来就是：建立合理的集体，建立集体对个人的合理的影响。

我们解决集体生活问题的时候，不能把集体看成“一群协同动作的、总和地反映的个人”。我们看见的不是“总和”，也不是抽象的集体，而是男女孩子们的具体的生动的集体——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苏维埃工人社会的一部分、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和我们的过渡到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一个部分。我们首先看见，我们的儿童集体决不愿意过那为了未来的生活作准备的生活，儿童集体决不愿只成为教育的现象，它愿意像其他每个集体一样，成为社会生活中有充分权利的现象。

集体的个别成员不把自己看成“未来个人的萌芽”。自然，我们也抱着这种观点，并且认为我们的学生是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作为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他们有权各尽所能地参加社会劳动。他们参加，但他们不是从教育的观点，而是从工作的观点来参加的，就是说，他们不是在毁坏物质，而是在生产必需的东西，不是由于利他主义和不赚钱等唯心主义的想法，而是由于希望自己和集体得到工作的报酬而参加的，他们是按照生产的一切精确性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的，首先是对集体负责，因为集体是个人利害的集大成者。

从我们对儿童集体这个基本的观点出发，就产生了我们的一切方法。

我们给予儿童集体或青年集体以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工厂工程师、生产财务计划、工资、义务、工作和负责的权利。这也就是说，我们给予了纪律。

这班觉得莫名其妙的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仙们，关于纪律的必要性能够讲得很多，能够很高兴地看到已经准备好了的纪律，甚至于由于纪律的美好而感动，但是他们一看见纪律化的过程就要狂叫起来。捷尔任斯基公社社员在纪律的本身倒看不出有什么特别，据他们的意见，这是每一个集体自然的和必需的状态。对纪律这个事实本身，他们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们只看纪律化的过程，认为问题正是在于这个过程。

如果公社社员不收拾机床，让它生锈，也许社员大会甚至没有想到使犯过者守纪律这个问题，但大家却会这样喊叫起来：

“你毁坏了机床，你明白吗？你知道这机床值多少钱？如果你弄得缺少了第 15 号零件，我们明天还做什么？大家都会看着你，你的面子真好看，是不是？”

不让这个社员做机床上的工作，派他去做普通的工作，这完全不是为了解决惩罚的问题，只不过为了保护那属于集体公共利益的工厂设备。

这也许是严厉的，但这种严厉是必要的。而且正因为集体不放弃严厉，所以我们几乎毋须应用它。

也正是由于这样，公社几乎没有偷窃行为，因为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公社的规则：不许偷窃，偷窃犯可以立即在半小时内被驱逐出公社。这在公社看来完全不是教育个人的问题，这是每一个集体的生活问题，否则集体是不能存在下去的。

那些证实说不能把顽劣的学生赶出教室门外，不能把小偷赶出公社门外（“你应当纠正他，而不应驱逐他”）的教育学理论，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空谈，这种个人主义同情个人的悲剧和“遭遇”，却看不见由于这种同情而毁灭数以百计的集体，好像这些集体并不是由这些人组成似的。

捷尔任斯基公社是绝对禁止偷窃的，人人都很清楚这一点，人人都不会拿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来冒险。因此，在公社里几乎没有偷窃行为，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们已经不因偷窃而惩罚人了。如果是那些还没有感觉集体利益就是自身的利益的新社员发生了偷窃行为，就对新社员说：“当心，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再次发生偷窃的话，集体就一定提出开除的问题。

这种严峻是对人可能提出的最大的人道主义。这个问题正是以

算术的精确性来解决的。把小偷留在集体里——这就必然会助长偷窃的行为，这就会加倍地扩大由于猜疑无辜的同志而引起的纠缠不清的冲突，这就会迫使集体的每个成员锁起自己的东西并用猜忌的眼光注视着邻人，这就会消灭集体的自由，我们且不说这还意味着物质方面的损失。

承认偷窃合法并容许偷窃，集体就会崩溃和瓦解，反之，集体就会巩固起来。只有对于集体的力量和权利有了共同的感受，集体的巩固才是可能的。一个小孩哪怕只有一次表决过赞成开除偷窃的同学，他自己就很难再做出偷窃的行为。我们还要注意一种情况：集体从自己的队伍中抛弃了的那些人，经受到非常强烈的道德上的震动。集体通常并非真正把人赶到街头上，而是把他送到流浪儿收容所。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形之下，这样的被驱逐者在社会道德规范的问题上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常有这样的情形，当他第二次被送回公社来的时候，已经永远忘记了自己偷窃的经验了。

集体的绝对要求不仅适用于对待偷窃的行为上。在捷尔任斯基公社里，对于喝酒和赌博也提出同样绝对的要求。因为喝酒就要遭到无条件的驱逐。正因为如此，虽然公社里有许多十八九岁的孩子，他们大多数都有相当多的零用钱，但公社社员永不喝酒，而且对成人酗酒感到特别不能容忍。

这样的纪律是作为一种自觉的必然性从集体的一切生活条件产生的，是从儿童集体不仅准备将来的生活，而且已经生活着的那种基本的原则产生的。在每种违反纪律的个别场合，集体只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仙们对于这种逻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并且引起他们最大的抗议。其实，这种逻辑比之任何其他的逻辑更是保护个人的利益的。

当保护那与个人的利己主义有多方面接触的集体时，集体也就

保护了每一个人，并且保证个人有最有利的发展条件。集体的要求，主要对于那些参加执行要求的人是有教育意义的。个人在这里是在一种新的教育立场上出现的，他不是教育影响的对象，而是教育影响的代表者，即是主体，但是它之所以成为主体，只因为他表现了整个集体的利益。

这是一种显然有利的教育情况。共同的要求保护了每一个集体的成员，同时期待每一成员尽力参加集体的共同斗争，从而培养每一成员的意志、刚毅、自豪的感觉。在集体中，不用任何专门的教育办法，就已经能发展关于集体价值、关于集体的尊严的概念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奠定着政治教育的基础。捷尔任斯基公社社员的集体，意识到自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集体的一部分，本身的每一种运动都是与它相结合的。这也是一种不同于政治修养的政治教育。

在这个集体价值的感觉中，也包括荣誉和义务的初步概念；这就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仙们”曾称之为“军官的特权”和“资产阶级的特权”的两个范畴。

我们的教育为国家提供熟练的、有文化的、能够做我们任何工作部门的指挥员的、而且也能够服从同志的工人。还在不久以前，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仙们曾经描述过由于我们的队长（分队、小组）而发生的可怕情形，据他们的意见，我们的队长必定会扼杀主动性，必定会用强制手段。但是我们的队长不过是被选举出来的一个队长，不错，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但当他开始代表个人原则的时候，他就毫无自由了。公社社员的分队也是一个集体，而队长不过是这个集体的全权代表。

关于主动性——队长永远不听那些不管看来是多么迷人的胡说八道，可是也别无二话地接受那能够解决所规定的共同任务的任何建议。

我们也反对培养那种仅仅建立在“兴趣”上面的活动。当审查某一新社员的申请书时，听队长会议上的讨论是很有趣的：

“我对这个车间的工作没有兴趣，把我调到机械车间里去吧。”

对这样的“儿童”就严肃地回答道：

“也许给你集合一个管弦乐队吧？也许听音乐会使你觉得有趣吧？”

“当我们在建造工厂和整月都在抬土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以为我们那时很有趣吗？”

“也许你对打扫厕所也不感兴趣吧？”

新社员终于很快开始明白问题在哪里。他沾染了对义务的“资产阶级看法”。集体要求个人对公共的劳动和生活缴纳一定的储蓄金。工人阶级，伟大的苏维埃国家，不是根据契约、雇佣和兴趣把个人集合起来的。而公社社员对待义务问题的态度是单纯的和满怀信心的——这是无产阶级对本阶级的自然的立场。

而且，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个阶级、我们的集体和个人本身都是无可怀疑的珍贵，那么，关于无产阶级荣誉的概念就发生了。在我们教育学的争辩中，我们得谈一下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教师怎么样？集体把所有事情都做了，那么教师还做什么呢？什么才能保证集体恰好正像所需要地那样来行动呢？

这个问题是恰当的。捷尔任斯基公社在 1930 年就完全不用教导员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教育者。我们在这里只是要谈一谈教师的集体。我们教育者的集体是教师、工程师、匠师、指导员、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我们的行政人员，以及首先与主要的是党和青年团的支部。公社社员的教育，不是用某种宣传或者教训的方法来达成，而只有从集体本身的生活、工作和志向来达成的。这种工作和志向是由集体所赖以生存的东西决定的，也就是由我们的革命、

我们的五年计划、我们为经济独立所作的斗争、我们求知识的愿望、我们的工农速成中学、我们有条不紊、清洁整齐的社员生活、我们的纪律、我们每天每分钟的紧张的、全心全意的努力、欢笑、精神旺盛等决定的。因此让教育家莫名其妙吧：这种“莫名其妙”未免已经太迟了。

我们勇敢地瞻望未来。有教养的、有知识的、有技能的匠师——公社社员，苏维埃国家自觉的“主人”，共青团员和布尔什维克，善于服从人和命令人的、善于斗争和建设的、善于生活和热爱生活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这就是我们的未来，这就是捷尔任斯基公社贡献出来的未来的干部。

如果我们还能够改造一些教育家的话——这已经是额外的，超出计划的胜利了……